

# 《所罗门之歌》中人物独特的命名方式

马艳

(宁夏大学外国语学院 宁夏银川 750021)

**摘要:**美国黑人女作家托妮·莫里森擅长用人物特殊的命名法刻画人物,其代表作《所罗门之歌》综合运用了圣经典故、神话故事、绰号喻指、讽刺暗含等方法给书中的主要人物命名,从而使她的作品蕴含多重寓意,并为读者提供了一个从不同角度去理解该书文本的可能性。

**关键词:**人名寓意 圣经典故 谐音

**中图分类号:** I 71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3-4580 (2007) 01-0111-(04)

美国黑人女作家,诺贝尔文学获得者托妮·莫里森擅长用人物特殊的命名法刻画人物,突出作品主题。为了揭示小说的主题、人物的命运和作品的本质,莫里森在其代表作《所罗门之歌》中综合运用了圣经典故、神话故事、绰号喻指、讽刺暗含等方法给书中的主要人物命名,人物名字的获得标志着人物的命运,要么是对自己身份的抗争,要么是一种彻底的失败。这种特殊的命名法使她的作品蕴含多重寓意,并为读者提供了从不同角度解读该书文本的可能性。本文试对本书中的几个主要人物的命名特点进行一些浅显的分析,以期从一个新的视角来解读《所罗门之歌》。

## 一、引经据典为人物命名

《所罗门之歌》这一小说的名字本身就极富象征涵义。它取材于《圣经》,是一个寓意深邃的圣经典故。首先,所罗门是《圣经》中以智慧著称的以色列国土(公元前961年—公元前931年)。他使犹太达到鼎盛时期,而他个人的财富更是富可敌国。他在耶路撒冷修造的耶路撒冷圣殿也有着重要的意义;自从所罗门修造了圣殿之后,上帝把圣殿选为他永远的神圣居所。因此莫里森给一个黑人奴隶起名叫所罗门,并使他具有飞行这种特殊的本领,这不能不让读者觉得应该仔细地推敲一下这个名字的寓意。其次,所罗门是一个

同所罗门王一样神秘的人物。小说一开始,女主人公彼拉多所唱的那首令人满头雾水的民歌的主人公就是所罗门,只不过他的名字被唱成甜大哥而已。而甜大哥的英文词 Sugar man 这个词与 Solomon 一词发音十分类似,是与 Solomon 词形近似的一个谐音字。Sugar man 蕴涵着丰富的寓意,为我们道出美国黑人那段曲折而又令人不堪回首的辛酸历史。甘蔗种植和制糖业是美国南方的几大支柱产业之一,而甜大哥所代表的正是在南方种植园中辛苦劳作的黑人奴隶们。所以,所罗门这个名字象征着美国黑人神秘而古老的历史。

在《所罗门之歌》中,彼拉多·戴德(Pilate Dead)是奶人的姑姑,也是众多女性人物中一个不同反响的人物。彼拉多这个名字所蕴涵的多层意义更使彼拉多成为本书中刻画得最成功的女性之一。首先,这个名字是她目不识丁的父亲从《圣经》上找到的。彼拉多的母亲在生她的时候难产死了。

“她父亲由于他妻子的去世而处于神情恍惚和极度悲痛之中,他翻着圣经上的页面,一个字也不认识,随便选出在他看来像是强劲有力而好看的字,从这个字中他看到一个字母像一棵大树一样凌驾于一行小树之上,像是庇护着它们。他在一张黄褐色的纸上抄下这组字母,像那些不认

识的人一样，一笔一划地抄，然后交给接生婆。”

“彼拉多，你写的是彼拉多”

“像船上的领航员？”

“不是，不是船上的领航员，是杀害了耶稣的那个彼拉多，没有比这更不好的名字了。而且她是一个小女孩。”

首先，这个名字反映了莫里森对圣经典故嘲弄般的模仿。种族主义者到处宣扬白人至上理论，其目的在于维护其殖民利益、使殖民地居民在心理上产生自卑感、使白人对奴隶的统治合法化。他们从加尔文教义中搬出了先定论。先定论宣称，上帝创世以来，就把人分为“选民”和“弃民”两类。选民（白人）是上帝经过精心挑选的人，他们理应成为统治者，理应发财致富，成为人上人；弃民（非洲黑人）则是被上帝抛弃的人，他们理应成为被统治者，理应受剥削和压迫，成为人下人。因此圣经中的上帝是白人的上帝，代表着白人的利益。圣经中的彼拉多是一个杀害基督的凶手，而在《所罗门之歌》中，彼拉多则是黑人妇女的领袖，黑人社区的灵魂指引者和反抗白人压迫的英雄。

其次，小说里有多处事实证明彼拉多绝非凡人。她母亲在她出生之前便已死亡，她在毫无外力的帮助下，自己从母亲的子宫里爬了出来。更奇怪的是，她竟然没有肚脐，正是由于缺少了肚脐，使人们确信她不是按正常渠道降生到这个世界上的人。派拉特确有超人的魔力，她天生就会排忧解难，别人制服不了的醉汉她能制服，别人解决不了的争斗她能解决。她可以与死人交流，时常见到她死去几十年的父亲，并聆听他的教诲。她没有文化，但对圣经的诗句与篇章却能信手拈来，熟练运用。总之派拉特的神奇之处俯拾皆是，就连侄子奶娃的生命也是她给予的。派拉特不忍看到嫂子由于没有爱情的滋润枯萎下去，便给了嫂子一种灰绿色的粉末，让她同雨水调制后放入丈夫的食物中。这药竟然唤起了她哥哥对妻子的性爱，尽管只有四天，但也足以使她得到唯一的儿子。当哥哥发现妻子怀了孩子后怒不可遏，用尽一切办法——灌蓖麻油，肥皂水洗肠，甚至猛击妻子腹部——企图使她流产，惊慌失措的嫂子只好向派拉特求救。派拉特将一个小男娃娃放在哥哥办公室的椅子上，娃娃的两腿中间放置了一个小的鸡骨，腹部画了一个红圈，哥哥将娃娃浇

上酒精，点火烧了九次才烧到填充娃娃的稻草与棉花，但娃娃那圆圆地、烧得火红的肚子在他的记忆中是如此刻骨铭心，以至于他再也不找妻子的麻烦了。姑姑那超人的力量不仅使奶娃能够出生，而且在他成长的关键时刻也成为他的精神支柱，这一切都证明派拉特其实就是救苦救难的耶稣的化身。

在文学象征中，尤其是在非洲传统文化中，“由于树根植于地但其枝杈直指入天堂，所以，树是属于两个世界的生物、上与下之间的媒介。在许多古代文明中，树被普遍看作世界之轴，宇宙就是以它为中心组成一个有序的整体。”<sup>[1]</sup>因此，派拉特如她的名字所寓意的那样，像一棵大树一样庇护着自己的民族。

## 二、用绰号提喻指代人物

莫里森通过绰号为人物命名的艺术手法使得她作品里的人物在获得名字的同时，也注定了一种身份、一种命运。所罗门的重孙子奶人（Milkman）的名字也蕴含着深深的寓意。

首先，Milkman这个名字象征着奶人的不成熟，同时也暗示着奶人对妇女的剥削，他从妇女那儿得到乳汁，却对她们没有任何回报。由于受父亲男权主义的影响，他也成为一个彻头彻尾的男性至上主义者。他对母亲对自己的关心从来都不屑一顾，“甚至于从来没把她当成一个单独的人，具有除去听任或干涉他本人的活动外还有其自己的独立生活”。奶人与他侄女哈加尔的关系也反映了他的男权主义思想。在经过与哈加尔12年的交往后，奶人感到厌倦了。“她成了第三杯啤酒。不是那一喝下去心里舒服得几乎要流泪的第一杯，也不是扩大了第一杯的美滋滋的第二杯。而是那只因为那里还有一杯而喝下去的第三杯。你之所以把它喝下去只是因为喝了对你没有什么害处，喝不喝没有什么区别而已。”奶人的始乱终弃使哈加尔最终郁郁寡欢而死。奶人回到南方后也意识到自己的男权主义思想是导致哈加尔死亡的真正原因。“他利用了她——她的爱情、她的疯狂——最主要的是他利用了她那躲躲闪闪的、痛苦的复仇心理。这使他成为一个明星，一个血库中的名流；他有使女人疯狂的魅力，使她陷于毁灭…甚至最后一次，他也在利用她的仓促而至、她的谋害的微弱企图来锻炼他面对她的意志——对宇宙发出的最后通牒‘死去吧，哈加尔，死去吧！’不是这淫妇死就是我死。而她站在那里像一

个耍傀儡戏的人师挂在那里的那个傀儡。这大师本人则去玩别的玩艺儿去了。”莫里森对男权主义思想和种族歧视所带来的种种罪恶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在她眼里，这种扭曲的男权主义思想部分是由于物质上的贫困造成的，但白人文化对黑人意识和价值观念的侵蚀和肢解才是真正的根源。莫里森认为这些失去“精神家园”的现代黑人只有返朴归真，恢复本民族古朴的风范，保持自己的传统价值观，才能克服男权主义思想，才能治愈白人文化给他们造成的种种精神伤害，才能抵抗白人社会的种种邪恶。

### 三、具有讽刺意味的命名

所罗门的嫡系子孙——梅肯·戴德二世（Macon Dead）也是书中重点刻画的人物之一。他的名字也蕴涵着丰富的含义。说到他的名字，我们不得不先从他独特的家姓——Dead 的来历谈起。在黑人的文化中，命名是一种十分神圣的事情，“孩子刚生下来的时候，需由父亲起名，并且叫他的名字，他才能成为完整的人——满图（Muntu）。否则，他只是叫肯图（kintu）的物质。如果他死了，他甚至都不能被哀悼，更不可能获得再生，并很快被人们忘掉。”<sup>[2]</sup>所以，对美国黑人来说，名字意味着神圣、祖先、根和历史的见证。尽管名字对于美国黑人来说如此重要，但是他们却没有权利根据自己的喜好去取名。戴德的家姓和梅肯·戴德一世的名字就是在一种随随便便的情况下获得的。正如梅肯二世回忆的那样，“自己的父母在一种乖僻或听天由命的心情的驱使下竟然同意了某个根本不拿他们当回事的人给他们随便安上的一个名字。同意接受并传给他们所有后裔。这个由联邦部队的北方佬在喝醉之后、在完全没有用脑子的情况下胡乱在纸上涂写的姓名，在一张纸上胡乱写的两个字交给了他的父亲，就这样父传子、子传孙。”白人醉鬼把奶人祖父已死的状况作为姓名这件事，不仅让人联想起白人的种族歧视和黑人被剥夺了的识文断字的权利，也说明了白人对黑人的歧视和不屑，更预示了梅肯·戴德一世不幸的一生。而梅肯·戴德一世后来也果然像他的名字所预示的那样惨死在黑人暴徒的枪口下。

因此，梅肯·戴德这个名字直接让我们想起美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页——奴隶制。在奴隶制被废除之前，黑人没有自我，因为他是主人的财产。但奴隶制被废除以后黑人仍然没有自我，

因为种族歧视并没有因为奴隶制的废除而消亡。更主要的是因为黑人急于融入美国文化生活，正是在两种文化的融合过程中黑人割断了与历史——旧南方和非洲的过去的联系，他们被美国化了。而过美国式的生活就意味着抛弃非洲的文化传统。所以，梅肯·戴德（Macon is dead.）的姓名同时也象征着黑人失去了的根——黑人优秀的文化传统。他所代表的正是非洲文化被白人文化的侵吞和同化。失根后的梅肯为了跻身于白人主流社会而残酷地剥削压迫自己的同胞，不择手段拼命地积攒财富。他有一颗白人般残酷的心，正如他们所说：“一个做生意的黑鬼是非常可怕的，那样子是非常可怕的。”梅肯相信金钱就是自由，只要拥有金钱他就可以拥有一切，就可以实现他的人生目标；进入主流社会，和白人平起平坐。从表面上看，梅肯似乎是如愿以偿了，他成为当地最富有的黑人，但是梅肯永远无法实现自己的理想，因为作为一个黑人，白人文化无法接纳他，在白人眼里黑色的皮肤永远低人一等。

露斯·戴德（Ruth Dead）正如她的名字所提示的那样（Ruth is dead）。因为她有一个姓 Dead 的丈夫。梅肯·戴德为了惩罚露斯而剥夺她的性生活达数十年之久。所以莫里森在书里把露斯描述成“一位灯塔的看守”，“一名在放风时会不自觉地往上看太阳的囚犯。”在丈夫的压迫下，露斯过着一种生不如死的活死人的生活。她的两个女儿所过的生活也正像她们所做的丝绸玫瑰一样，外表虽然鲜艳，但却没有一点生气和活力。她们的不幸命运也正是千千万万个黑人妇女命运的缩影。佐拉·赫斯顿在她的作品《他们的眼睛望上帝》中精要地说明了黑人男权世界形成的原因：“白人把行李扔到地上，并对一个黑人男子说道：‘把它给我扛起来’，那个黑人男子把这个行李拾了起来，但是他自己没把这个行李扛到背上，而是顺手把它递给自己的女人，依我看，黑人妇女就是这个世界上的骡子。”<sup>[3]</sup>黑人所受的压迫首先来自于白人，在经济上、文化上、语言上、宗教上，广大黑人同胞们无时无刻不受着白人主流社会同化的威胁。而黑人男性对女性的压迫归根到底是白人对黑人种族压迫的延伸。因为黑人男性不能把自己的满腔仇恨和愤怒发泄到白人身上，所以他们就把这些愤恨都发泄到黑人女性同胞身上。

所以，Macon Dead 这个名字的寓意就是“黑

人的历史、黑人优秀文化传统的遗失。”同时，Macon这个名字还代表着冷酷无情的男权主义者。

综上所述，托妮·莫里森在《所罗门之歌》中综合运用了圣经典故、神话传说、谐音以及以词叙意等方法给书中的主要人物命名，这种特殊命名法不仅表达了她的女权主义思想，还反映了美国黑人独特的文化遗产。而与民族的重要凝聚力——文化密不可分，姓名象征具有极大的延续性。因此多了解一些其他民族的象征文化对从不同视角解读文学作品是大有裨益的。

#### 参考文献：

- [1] 卡西尔. 神话思维 [M]. 北京: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2.
- [2] 艾周昌. 非洲黑人文明 [M]. 北京: 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 1999.
- [3] Hurston, Zora Neale. *Their Eyes Were Watching God*. London; Virago, 1986.
- [4] 莫里森. 托妮. 所罗门之歌 [M]. 舒逊译, 北京: 中国文化出版社, 1996.

(责任编辑 吴国富)

(上接第87页)扩大,不如说是在精神、在人和人之间的交流方面出现了最明显的离心形式。”《神圣祭坛》中项五一为别人不能理解他的内心而深感痛苦,渴望一个能走入自己思想深处的知己。终于,女教师战卡佳和他进行了一次促膝畅谈,战卡佳一针见血地指出诗人项五一,“将自己想象成一个古典主义的英雄,心中充满浪漫的激情。可是实际上你却满满一肚子世俗的杂念,患得患失,斤斤计较,虚荣心极强。”<sup>[6]</sup>“假如你不苦恼,就做不成诗人,做诗人的结果已使你更加苦恼。这两重痛苦的根源全是因为你的自私和个人主义。可是奇怪的是,在这卑劣的品质之间,却诞生了诗歌这一桩美丽的存在。”然而,达到心灵共鸣的结果,是他们走到了交往的末路。战卡佳不该将他了解得太透彻,人格中有一些秘密,犹如隐私一般不能为第二人所了解,一旦被了解,亲家就会变成仇家。她不慎走入了他的禁地,窥破了他的隐秘,从此他再也不能与她在同一个世界里共存。渴望别人了解自己的崇高与卑劣,又不愿真正被别人窥破自己的自私和卑鄙,结果只能导致心灵受到更重的惩罚。因为,怀有理想光芒的心灵在反省自己的丑陋时心悸,彻底表白又没有暴露自身的勇气,在含而不露,欲言又止的含蓄深沉之间经受伟大与卑琐的折磨。最终只能像诗人项五一一样,成为理想的英雄,心灵的懦夫。“从此,我再不敢在晴朗的白天出来。我躲在阴影里,好像老鼠躲在地洞里。”这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

诗歌这桩含蓄的艺术正代表了伟大与卑琐的交战,因缺乏自审的勇气,伟大不能战胜卑琐,逐渐萎缩成精神“侏儒”。也许,这是不想彻底暴露自己,不想进行具有精神联系的深度接触的最终症状。

平淡、含蓄、深沉、保持距离的情感所造成的破坏性,在王安忆小说中得到了鲜明展现。一种文化之所以存在,且歌颂了它千百年,自有其存在的理由。但任何事物一旦超出它的限度,都会化利为弊,负面损伤会具有极强的杀伤力。

#### 参考文献：

- [1] 王安忆. 上种红菱下种藕 [M]. 海口: 南海出版公司, 2002. 252.
- [2] 王安忆. 现代生活 [M]. 昆明: 云南人民出版社, 2002. 61.
- [3] 韩春艳, 孙玉双. 渴望温馨——读王安忆短篇新作《小新娘》《闺中》《伴舞》[J]. 当代文坛, 2003, (1).
- [4] 王安忆. 流水三十章 [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2. 120.
- [5] 王岳川. 全球化消费主义中的当代传媒问题 [J]. 文化研究网.
- [6] 王安忆. 王安忆自选集之二 [M]. 北京: 作家出版社, 1996. 458.

(责任编辑 吴国富)